

易經的新發現

——讀易經這部書，須要先把所用「物象」的涵義弄清，然後順上下文而合觀之，才和普通文字一樣——

發現人 深澤 王 丕揚 眉菴 氏 撰

易經的新發現

——讀易經這部書，須要先把所用「物象」的涵義弄清

合觀之，才和普通文字一樣——

發現人深澤王丕揚眉菴氏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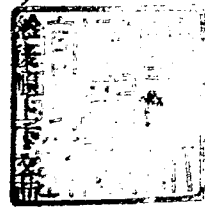
湯之象，無所不包，無古今，無中外，純粹是天則。

湯之經，不是預卜未來的數理書，而是大政治家周文王發抒的政治主張，純粹的一部政治哲學書。

在中國古籍中，具有哲學深義，而兼科學精神的，只易經一部書；然經漢儒、宋儒、歷代學者不斷的研究、注疏、發抒所見，迄今三千餘年，仍未脫去這部書的神秘性，只不過因歷史悠久的關係，雖婦人女子皆知其神秘，算命的先生們掛着「誠占周易」的幌子，演中劇的飾諸葛亮，穿着綉成花紋的「八卦」衣而已。咳！說來自覺慚愧！中國人的祖先，在三千

易經的新發現

一



年前，已有這種重要的發現，重要的提示，而到後代手裡，從不能作進一步的研究，只不過爲算命的先生作了幌子，爲演中劇作了長袍上的花樣，中國人，在現代社會中，事事落伍，又安怪乎？現在，我既有所發現，曷敢自秘？特大胆的寫出來，和大家談一談易經，而先從「易」的根本談起：

符號「一」和「二」是宇內一切有形物 and 無形物的本源

中國的古代聖人創造這符號「一」代表一切動的現象，大而天地，小而蟲介，凡是一種整的動的物體物類都拿牠作代表；而牠的反面，凡是一種整的靜的物體物類都拿另創的一個符號「二」作代表。這天的動靜相生是產生過去和未來社會中一切物和物態的原動力，而「易」的發明便基於此。所謂「陰陽」，所謂「剛柔」，和老子開宗明義第一章所說的「有」和「無」，西洋哲學家所說的「有形」和「無形」，都不過是符號「一」和「二」的換一種說法；儒天根本沒有動靜的變化，那裡來的日月星辰，那裡來的地球上的物類，更那裡來的人類思想和行爲。我們實在不能否認，擺在我們眼前的一切自然物的所以動，所以有和無，都是受天的動靜的支配的；所以，這天的動靜二象「一」和「二」，在易叫作兩儀，是宇內一切有

形物和無形物的本源。

八象是宇內自然物生存演進的天則

這天的動靜二象「一」和「—」既是產生宇內自然物的原動力，則自然物的生存演進便不能不受二象的支配。三重而交錯之，實生八象——在易叫作八卦；這八種符號十足表現宇內自然物生存演進的天則。這可以地球作例說明之：宇內所有的自然物（日月星包括在內）都不過佔天整體的一小部份，隨着天的旋轉而旋轉着，而其旋轉所歷的時間也不過佔天旋轉時間的一小段落；所以除天而外，任何物的生存史上都有始有終，在人叫作生死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始動而終靜，也就是始於有形而終於無形。因此，古人便以三象物之始有（上象天，下象地，中象物，三與一雖異象而同物，象其整則一；象其分則三），而以三象物之終無（中物滅絕，地斥，天崩）。地球於人最切近，且形體最大，當然不能例外，所以，八象之中，三象地之始有，三象地之終無，餘六象地之生存演進的六大階段。地球最初，在天地始分的時候，和現在的太陽一樣，完全是個火球；這叫作火紀，其象爲☲——上天，下地，而中無物。繼而火乃漸消，水來內侵，水火相激，溢而生風，在這時期，完全是風的世界；這叫作

風紀，其象爲三——三象地，地下缺爲谷，谷生風。繼而火力愈消，水結爲雲，而雷雨作；這叫作雷紀；其象爲三——一象天，二象水，水在天上而作雷雨。繼而火益消弱，水來劫火紀的初期，地之外壳只有火成岩，而無水成岩，這叫作水紀，其象爲三——一象水，惟水居中，上下皆無。在水紀的初期，地之外壳只有火成岩，而無水成岩，迨水族動物生殖而後，水成岩才慢慢的生長。○現代的古生物學者，在水成岩石中，所發現的古生物遺體，便是在這時期和次時期生存過的。○又進，火力益不能支，致地之外壳萎縮而塌陷，呈凹凸形，水性就下，於是產生現代的五個大洋（太平洋，大西洋，印度洋……）；這叫作澤紀，其象爲三——三象地，地上缺爲澤。○水陸既分而後，這才依序產生現代的植物和動物，才有了人類，才有了現代的社會。○再進，則至未來，火力消失既盡，地上的氣體物都結成固體物；這叫作山紀，其象爲三——一象地，二象水，水在地下，山影骨立。○將來到了山紀的時候，地球完全和牠的衛星月球一樣，一切生物完全滅絕，連自己旋轉的能力都消失了，只隨着天的旋轉而旋轉着，直到天的動力消失亦盡，停止了旋轉，才隨着宇宙內所有的自然物，都集中在天的中心，而同歸於靜——現在我們所見的日月星同在天的動態中。到了同歸於靜的時候，因爲物體集中的關係，而發生

物理上的變化，生出火來，火生力，力生而復動。當火之力達於極點時，所有的集中物都變成氣體和液體，洶湧澎湃，周天而旋轉。能容此旋轉的動所佔的空間叫作「宇」，旋轉的動，極而復靜，所經的時間叫作「宙」，這「宇」和「宙」也不過是天的生存史上的一個階段而已。若必追求天的生命如何長，因為人的生命和類人的生命比較的太短了，安知我們所在的這天，不和物體的細胞一樣，而整個的天體和物體一樣，由多數這樣細胞的天組成的呢？我們的生命比較的太短了！實在無法想像，無法證實，只得說：天之大也無外無始無終，然不是絕對的。（天的詳細說明另有專論，在最近期間，亦發表）因此，我以為八象的順序當作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（始火風雷水澤山終）。

六十四象是社會中人事變化的原則

據經傳傳說，這八種符號是古帝王伏犧氏劃的，然不可靠，現代學者多否認說：伏犧是時代名而非人名，伏犧又稱包犧。然則所謂伏犧或包犧也者，是人類戰勝禽獸茹毛飲血的時代，說明在人類未開化前便有此八象，迨人類進化到創造象形文字時，才規定了這八種有哲學深義的符號。殷朝的中宗太戊時候，有一位大哲學家名巫咸的，根據這八種符號和他自己

發明的一術」和「數」，才演成了六十四象，以之支配社會臨時發生的人事，和將要發動的人事，而斷定其未來；這叫作「筮」。自此以後，「筮」之術才與上古傳來的一卜一之術並行於世（現在卜之術失傳）。到了殷朝末年，帝辛（紂）在位，沈湎於酒，妄殺無辜，政治軌出軌道，失了人民的信仰。那時岐山地方，有一位大政治家名姬昌的（周朝的開國帝王，史稱周文王），發動了改革政治，拯救老百姓的思想，秘密的進行革命工作，而不敢洩露。可是正在進行的當兒，不幸因政治嫌疑，被逮入獄，拘於羑里七年之久，一生心血就要埋沒無聞，所以文王在這時（在牢獄裡）著了一部奇書，叫作易，於文以日以月（唐秘書說曰：「日月爲易，象陰陽也」見說文）。後世以其國號叫周，所以又叫作周易。這部書非常奇特。從文字表面上看，東一句，西一句，漫無統系，近似些瘋話，至多也不過是一部推求未來的卜筮書，無什麼價值。然在抗戰期間，經我閉門研究的結果：這是他欺騙帝辛（紂）和當代文人的一種隱秘手段；讀這部書須要先揭破其隱秘，才能發現其真實內容。其真實內容完全是這位大政治家周文王發抒的政治主張，和他秘密進行政治革命的基本方策，和我們先總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、建國方略、建國大綱等著作同一用意。而其一思而不貳，怨而不

言一的精神和苦衷，更可與詩之大雅、小雅比美，是千古未有的一部哲學名著。漢朝的史學大家班固先生說：「六經之文莫不導源於易」（漢志），這話的確不錯。後儒尊之曰經，所以又叫作易經。易經重要到這種地步，而直到現在，流傳三千餘年之久，歷代文人只在驚奇的懷疑着，而未能揭破其隱秘，令人不無遺憾！其隱秘的技術無他，不過用了些「物象」的涵義。夾雜在文字中間，只要先把「物象」的涵義弄清，然後順上下文而合觀之，便和普通文字一樣；人人可讀、能讀、瞭解易經是一部政治哲學書。所以我拋棄先儒既有的說法，而完全依據我的新發現寫了一部周易辭解（文言的），更附以史實，及諸儒術道的作品，又叫作中國治道之最高理想及其施行。

乾卦經文的解釋

乾卦象：



易經的新發現

乾卦經文：

乾，元，亨，利貞。

初九：潛龍，勿用。

九二：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

九三：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！厲，无咎。

九四：或躍；在淵，无咎。

九五：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

上九：亢龍，有悔。

用九：見羣龍，元首，吉。

「乾」，於文从𠄎从乙，乙是字義，𠄎是字聲，都有其相當的意義。𠄎，說文：「日始出，光𠄎𠄎也，从旦，𠄎聲；旦，明也，从日見一上，一地也；𠄎，古文作𠄎，象旌旗之游，从𠄎曲而下垂」，據我的見解，𠄎是草木風動之兒；這些合起來體會，便是日出東方光芒輻射的現象。乙，說文：「物之達也」，是草木的種子着地，始生萌芽，根欲入，而芽欲出，屈

而未伸的現象。這兩種現象聯合造成的這一個「乾」字，現在我們讀這一個字，也須要聯合體會，才能通達其意義。簡單的說：這「乾」字的意義就是現代人常說的「一團朝氣」。乾卦的內象外象都是☰，這表示：內之所存完全是一團朝氣，正在天理中流行着，而外之所運，也是一團朝氣的自然現象，內外皆無人欲摻雜其間。社會中，自然界，凡是內外如此的事或物都包括在☰象之內。所以，周文王把☰☷列在六十四卦的最前邊，而名之曰「乾」，以之說明社會在平治的初期，一切人的行爲蓬蓬勃勃大公無私的氣象。「乾」字下邊「元亨」二字是文王贊美這種氣象的綴語；「利貞」二字是文王對於這種氣象的斷語。「元」，說文：「始也，从一从兀」，這種說法，我不同意，而以爲當从二从儿，據說文的解釋，「二天地也」，「儿仁人也」，天地之下有仁人，便成三才之象。君子謀治平之始，其行光大，克配天地，是元字的意義；所以穆姜解釋元字說：「元者善之長」（左傳）。「亨」，古文作會，說文：「獻也，从高省，曰象進熟物形」，兼三義：一，亨通的亨；二，獻享的亨；三，烹飪的烹，經後代文字的改革，才分作享烹三字。君子大烹以祭，而鬼神享之，以會，而嘉賓樂之，是亨字的意義；所以穆姜解釋亨字說：「亨者嘉之會」（左傳）。「利」，說文：「銛也，从刀，和

然後利，以和省」。君子以甲兵威天下，而義在和好，故動定咸宜，是利字的意義，所以穆解釋利字說：「利者義之和」（左傳）。「貞」，說文：「卜問也，从卜，貝以爲質」；釋名：「定也，精定不動惑也」。君子詢謀僉同而後行，固執其主張而不疑惑，是貞字的意義；所以穆解釋貞字說：「貞者事之幹」（左傳）。因此，我於周易辭肯定的解釋這四個字的意義說：「行之而光大之謂元，行之而順通之謂亨，行之而宜焉之謂利，固執以行之謂貞」。經書中所說的君子二字就是現代人常說的政治首領——領導人民的大人物，所以又叫作大人。這「乾元亨利貞」五字說的是：在治平時期的大人物——人民的政治首領把握着開創始期的「團朝」（蓬蓬勃勃的順着天理前進，推行政務，而不參加入欲，則其行政的結果便光大（光大就是光明偉大），便順通（順通就是順當無阻），應當把握這種精神，而不疑惑。這五個字在易叫作「象辭」。象辭是文王對一卦整個的說明。以下便是文王對六爻的說明——說明在乾的社會中六種不同地位的人之正當行爲，而加以斷語。文王對各爻的說明在易叫作「爻辭」。所以，我解釋乾象的意義爲「君子效天之道」，也可以說是君子處治世的作風；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效天之道，在生生而愛物，孜孜矻矻，自強不息，是以行之光大且順通，宜固

執以行。」（周易辭解）。

（說明一）文王作易把大人物——人民的政治首領一生的行動劃分六個時期，配合卦的六爻。自下而上，第一爻叫作「初」，是開始的時期，第六爻叫作「上」，是終極的時期。代表動的陽爻叫作「九」，代表靜的陰爻叫作「六」，則又把數目字從一至九也分別陰陽，凡奇數一三五七九都爲陽，偶數二四六八都爲陰，陰陽相生，至九而極。而陽用九不用七，陰爻用六不用八，是文王的私情流露處，因其生當亂世，精神上，心目中，對於混亂的社會感覺厭惡，所以故意的使有區別，寓其尊陽抑陰之意。

初九爻辭「潛龍」二字是文王夾雜在文字中的物象，須要先把牠解釋明白，然後再連下文「勿用」二字而合觀之。「龍」是一種水族動物的名詞，「潛」是形容龍的動作的形容詞，「潛」和「龍」兩字聯合構成的這個物象。據古代的說法：龍是一種神物，所以說文解釋龍字說：「龍，鱗蟲之長，能幽能明，能細能巨，能短能長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潛淵，从肉飛之形，童省聲；徐鉉曰：象宛轉飛動之克」。因爲龍之爲物，變化隨時：登於天，則利物普，潛於淵，而萬民望，有大人物在朝在野的氣象，所以文王拿牠作物象，說明大人物的出

處之正當行爲。而加上一個形容詞「潛」，（說文，潛，藏也，从水潛聲），便是大人物的出發點：身在韜巷，發動政治思想，修身待時的氣象。下邊「勿用」二字是文王的斷語（用，古文作用，說文：「可施行也，从卜从中」；徐鉉曰：卜中乃可用）。文王作易，寫乾卦初爻的時候，想到後世有政治思想的人們，倘自命有大人的身份，而急於求進，則將發生擾亂社會的影響，所以戒以「勿用」。有政治思想、政治能力的大人物們注意！在時機未熟的時候，宜少安勿躁，不可輕舉妄動，擾亂社會的秩序；而須順着天理，順着人情向前努力，必至時機既熟而後，乃可施行個人的主張：這是一「潛龍勿用」四字的意義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君子隱居待時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隱居以修其身，待時而動，可勿施行其道」！（《周易辭解》）。

九二爻辭「見龍在田」四字是物象。文王，在腦子裡，有「舜耕歷山」的故事，認爲是君子在野的正當作風，而不便直書其事，故用「見龍在田」四字涵其義；而斷以宜往見在位的大人——堯，與政治發生接觸，實現其政治主張。當時堯爲天子，舉舜攝政二十有八載，堯崩然後舜繼爲天子，設不幸，堯不能舉，則將奈何？所以，文王主張「利見大人」，自動

的與政治發生接觸的機會，而不可消極的專待上峰的枉顧。這在現代民主政體講：在野的政黨應當時時對人民說明黨的政治主張，要求人民的同情；如人民同情的佔了多數，則可取得政權，施行其黨的主張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君子發於畎畝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發於畎畝而朝聘不至，則宜往見在位之君子以自薦。」（周易辭解）。

九三爻，在下象之上，從政治方面講，是地方長官領導人民的地位，在當時封建制度下，是各國諸侯的地位——現代的省府委員和縣長都有九三的身份。這爻辭裡沒有物象，而直接說明君子在這地位的正常作風。「乾」字的意義見前，「乾乾」二字重疊着用，便成了副詞，以極言其乾。這爻的辭共十二字說的是：地方長官盡心力於其職守，不稍懈怠，雖至睡眠的時候，猶惕慄自省，惟恐失職，人民得不到爲民設官的益處，而不敢即安；設不幸遭遇非常，受了上峰的譴責，雖危及生命，而事不由己，故斷以「无咎」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君子在下位之道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在下位，盡心力於其職守，雖至於夜，猶敬如也，不幸而遇暴君，危及於身，何咎之有？」（周易辭解）。

九四爻，在上象之下，是輔政大臣的地位——可以參與政事，而在政治首領之下，僅充

助手。在文王腦子裡，相當這種身份的古人，只有殷朝的開國宰相伊尹。伊尹相湯伐桀，治平天下，湯死，太甲繼爲太子，發號施令有點胡鬧，伊尹便不許太甲執行政務，而着他自動的反省。孟子述說過這段故事：「太甲顛覆湯之典刑，伊尹放之於桐三年，太甲悔過，自怨自艾，於桐處仁遷義，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，復歸于亳」（孟子），這是伊尹的作風，太甲稱位則召之來，不稱位則揮之去，完全爲人民着想，依據天理良心，無絲毫人欲存其間，很合於這爻的意義，所以文王也以之作了這爻的爻辭，而撇開事實，純用物象。「躍」是魚上進的行爲，「淵」是魚居處的地方。魚是一種水族動物，在易常常代表小人，而今要寫君子的行爲，不能用，所以用了個「或」字——或是可爲而未必爲的意思。以伊尹的才德人望，在當時環境中，很可進而踐天子位，便是「躍」；而伊尹不這樣作，實予太甲在桐三年自省改過的機會，始終未離開臣位，便是「在淵」——「淵」是汗下的意思。在周朝的初年，武王崩，成王幼弱，周公攝行政事，及成王長而後反政，始終未離開臣位，也合於這爻的意義。誰能說伊尹周公辦的不對呢？所以文王於「或躍在淵」四字下，而斷以「无咎」。孟子對齊宣王論貴戚之卿：「君子大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易位」，也是這個道理。所以，我解釋

這爻的意義爲「君子在上位之道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在上位，進可與君易位，而在下焉，何咎之有？」（《周易辭解》）。按現代民主政體講：各部門的首長都是在上位的大人，論才能，論人望既可被選爲總統，而讓於同等負責的人，而不與爭，則社會中誰能批評他辦的不對呢？在個人有何咎責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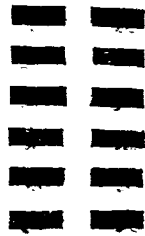
九五爻，在上象的正中，是國之元首地位。國之元首發號施令，爲人民謀福利，正如古人所說的龍，春分登天，雲行雨施的氣象，所以文王便以「飛龍在天」四字作物象，說明君子在朝的作風——這也是帝堯在位，發號施令，人民沐浴仰德的事實。然一人的精力有限，而天下的事務無窮，必須有良好的輔佐，才能運用自如，普施德澤，所以文王對這爻的斷語也是一「利見大人」四字。這是說：雖帝堯在位，盛德聰明，亦須旁求俊彥，佐理政事，況才德不如堯舜，則更必要了。按現代民主政體講：在朝的政治首領，雖黨派的多數握着政權，亦須隨時徵求在野黨的意見，參酌利弊，以施庶政：這是一「利見大人」四字的意義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君子在天位之道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得時而在天位，宜招致天下之賢才，以與其天位、治天職焉。」（《周易辭解》）。

上九爻辭「亢龍」二字是物象。「亢」，說文：「人頸也，从大省，象頸脈形」，是至大極盛之義。理論雖高，不合於現在人民的需要，是「亢龍」二字的意義。老、莊、釋氏的政治主張，與其哲學上的根據，都不可謂不高，而施之當代人民，不切需要，雖言之成理，而行不可通，故文王對於這類過高的主張，認為無用，而斷其「有悔」也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為「君子道高過中，反為無用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為「君子高其道而行之難，生民無由澤其德，雖有諸已，而後必悔之。」（周易辭解）。

用九之辭「見羣龍」三字是物象，舉國皆君子的意思；「无首」二字也是物象，沒有政治首領的意思。所以，我解釋這辭的意義為「舉國皆君子，雖無君，亦可以為治。」（周易辭解）。這是說：將來王化普及而後，人民的思想行為納入正軌，於是社會中都是些君子，則政治首領也可以不用了；所以斷言其吉。這是文王對於政治附帶的希望，而特書於「用九」之下，一方面表明用九不用七的深義，一方面表明其附帶的希望。

坤卦經文的解釋

坤卦象：



坤卦經文：

坤，元，亨；利牝馬之貞。君子有攸往，先迷後得主，利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，安貞吉。

初六：履霜，堅冰至！

六二：直方大，不習，无不利。

六三：含章，可貞；或從王事，无成有終。

六四：括囊，无咎，无譽。

六五：黃裳，元吉。

上六：龍戰于野，其血玄黃。

用六：利永貞。

〔坤〕：古文作坤，說文：「地也，从土从申；土，地之吐生萬物者也；申，神也，七月

陰氣成體，自申束，以日，自持也」，地暗而無光，有物既終之義，吐生萬物，有終而復始之義，兩義合併體會，便是「坤」的意義。坤卦的內象外象都是☷。這表示：身之所處入於滅絕之境，而外之所遭也無非滅絕境界。社會中，自然界，凡內外有這種現象的事或物，都包括在☷☷☷象之內。這正是☷☷☷的反面，所以，周文王把牠列在第二卦，而名之曰「坤」，以之說明社會混亂到了極點，一切人的行為都軼出軌道，無非趁火打劫，助長紛擾的現象；而生在這時候自命有領導人民責任的大人物，固不能和普通人民一樣，也不能袖手旁觀消極的「獨善」，而應當毅然決然的以天下為己任，積極的「兼善天下」，以一人的力量，拯救天下下的民命。所以文王於坤之下，和乾一樣也綴以「元亨」二字的贊語。這是說；在混亂時期的大人物，負着撥亂反正轉危為安的責任，行坤之道，同樣的能得光明順通的結果。不過，在執行的時候，不能和乾卦的「貞」完全一樣，而須要順勢利導，所以把「利貞」二字改成「利牝馬之貞」五字。「牝馬」二字是物象，須要先提出體會。「牝」，陰物，是順從的意思；「馬」，健行，是行動的意思。「牝馬」二字聯合體會，便是順行的意思。以上這八個字發揮坤象的意義已很透徹，而文王猶以為未足，怕後世的人領悟不到他的意思，所以又進一步，

寫出「君子有攸往」以下二十二字，具體的說明君子生當亂世進行政治革命的作風。「有攸往」是有所行動的意思。「主」是賓主之主，猶東道主、居停主之主，「得主」便是得其所主，拿現代習慣語講，便是達到目的的意思。在進行政治革命的初期，雖難免發生波折和障礙，然順着時勢向前作去，終有達到目的之一日；這是「先迷後得主」五字的意義。「西南」和「東北」都是物象。以方向言，西和南爲陰方，東和北爲陽方，陰主順從，故「西南」二字應作「順」解；「東北」二字反之，應作「逆」解。「朋」，是古文鳳字，據古人的說法，鳳爲百鳥之王，鳳飛羣鳥從以萬數，故借爲朋黨之朋，應作民衆的「衆」解。「利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」九字的意義是：應當順着人情和事理，向前作去，才能得到民衆的信仰，反之，違乎人情和事理，則喪失民衆的信仰。「安貞吉」三字說的是：安於牝馬之貞，乃能得到「吉」的結果。這是坤家三十字的意義。所以，我解釋坤家的意義爲「君子法地之道」，也可以說是君子處亂世的作風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法地之道，在時可而行，不可則止，申束自持，以成功業，是以行之光大且順通，宜順行而固執之。夫君子之創王業也，逆遭坎坷，縱先若惑，而後得以成功者，宜順以得衆，不順則失衆也，安於固執其順行則吉。」（周

辭解，爻辭下省）。以下於六爻中說明大人物進行政治革命的六個階段，也就是文王進行政治革命的見解和步驟。

初六爻辭「履霜，堅冰至」五字，除「至」字外，完全用的是物象。「履」是人的二種行爲；因爲有了這種行爲，所發生的感覺，便是文王用履字的意思。「霜」是一種自然現象，發生於氣候將寒的初冬，「履霜」二字聯合起來，便是感覺氣候將要寒冷的意思。「冰」是氣候寒冷的結果；上邊加一個形容詞「堅」——「堅冰」——便是嚴冬的現象。這種感覺和這種現象聯合起來作成的物象，下邊又綴一個「至」字，在字面講，人們一見脚下踏着水氣結成的霜，便感覺嚴冬之將至，而在政治上體會，這是說：有領導人民責任的大人物，一見朝內頒發的政令軼出軌道，便感覺世亂之將至，而須準備挽救工作。這是君子——大人物聰明過人，認識「幾」和「時」的特殊本領，也是君子發動政治革命的最初動機，所以叙作初爻的爻辭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君子見幾而作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見微知著，不失其時，而後功業可成也。」。

六二爻辭「直方大，不習，无不利」八字中，沒有物象夾雜着，只一個「習」字是懸隱

的意思。「直」是聰明無隱，英決果斷的意思；「方」是辨別是非至於隱微的意思；「大」是直方的性能發揚光大的意思。這是坤卦的第二爻，在下象的正中，正是發揮一卦主要精神的地位，所以說到大人物的性能。這是說：生在亂世的大人物，如有直方的性能可以發揚光大，則應當以個人的力量負起領導革命的責任，雖不走那消極遜隱的途徑，也是應當的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固當以天下爲己任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正其德行不移於世，察隱微，辨交遼，固當以天下爲己任，而光大之，雖不遜隱，何不宜之有？」。

六三爻辭中沒有物象。「含」是畜而未發的意思，「章」是誠中形外的文彩，「含章」二字聯合體會，便是誠有直方的性能，畜而未發的意思，故文王的斷語爲「可貞」。這是說：生在亂世的大人物，誠有直方的性能，才可以固執其主張，向前作去，儘有缺陷，便不可輕舉妄動，徒增社會的紛擾，下邊「或從王事」云云是文王自述之語。文王在當時爲諸侯，於殷朝帝辛（紂）有君臣之分，於地方有領導人民的責任，所以主詞用了個「或」字，而曰「從王事」。「從王事」便是任公職的意思。這是說：現任官吏如有直方的性能，亦可固執其主張，向前作去，雖無易位的成見，而必有善的結果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有其德，有

其才，而後可固執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有其德，有其才，而後可固執以行。或在人臣之位，雖無期於成功之心，而必有終也。」。

六四爻辭「括囊」二字是物象。「囊」是盛物之具，「括」是把握囊口不致洩露囊中物的意思。「括囊」二字聯合體會，便是革命工作的進行，務須秘密的意義。內象三爻既說明工作的決定，外象三爻便要說工作的進行。這是外象的下爻，是工作進行的初步，所以鄭重的主張，進行革命工作，務須秘密，不然，會失敗的。於進行革命的初步，儘秘密得體，立下好的基礎，一步一步的向前作去，則所得結果固可無咎，然於功成之前，也不須要人民的讚譽；這是「无咎无譽」四字的意義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機事不密，則害於成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慎密其事，不洩於外，慮有害於成耳，義雖無咎，何取於人言之稱道哉？」。

六五爻辭「黃裳」二字是物象。「黃」，於色爲中色，是中正的意思；「裳」，下身的服飾，是卑下的意思。在進行秘密工作的時候，存心要中正，對於政敵要卑下，是「黃裳」二字的意義。照此執行，則得到光大且吉的結果，是「元吉」二字的意義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外飾卑順以成功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外飾卑順而後功業可成也，是以行之光大且

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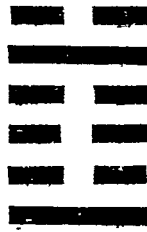
上六爻，在上象之上，是終極的地位，所以要說出政治革命最後的手段——「牧野」誅紂的行爲。領導人民作政治革命的大人物，到了最後關頭，是要與政敵公開決鬪的：這是文王用「鹿戰于野」四字作物象的意義，也就是寫「牧野」決戰的事實。這種決戰的行爲，當然互有傷亡，所以文王的斷語爲「其血玄黃」四字。「其」是代名詞，代表戰事的進行；「血」是殺戮的現象；「玄」是正常之色，殺戮敵寇的意思；「黃」是中之色，爲正義而死的意思。這是說：革命工作到了最後階段，是要與政敵公開決鬪的，雖決鬪的結果，固可把握勝利，而雙方的流血，則爲事實所不能免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所謂機事，恭行天罰也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王者恭行天罰，誅戮兇殘，或殺敵以致果，或殺身以成仁，一戎衣而天下定！」。

「用六」的意義，在乾卦「用九」條文下，已說過，是尊陽抑陰的意思。筮的規矩：遇某爻變，則觀某爻的爻辭，以斷吉凶，從初爻至上爻的爻辭既經寫完，便有六爻皆變的意義。坤卦六爻皆變，則成乾卦，用六的「利永貞」，當然就是乾家的「利貞」，而多一個「永」

字。這又是文王私情的表現：最厭惡亂世的文王，竭其一生之力，進行革命，審慎而秘密，直至其死猶不可公然施行上六爻所說的主張，故其作易至「用六」由坤轉乾的時候，其憤懣愉快，蓋有不可以想像者，所以增綴「永」字，以寄其慨。這是：世道從此復返於治，則「永」不再亂的意思。

屯卦經文的解釋

屯卦象：



屯卦經文：

屯，元，亨；利貞，勿用，有攸往，利建侯。

初九：磐桓，利居貞，利建侯。

六二：屯如遭如！乘馬班如！匪寇婚媾，女子貞不字，十年乃字。

六三：即鹿无虞，惟入于林中，君子幾，不如舍；往，吝。

六四：乘馬班如！求婚媾，往，吉，无不利。

九五：屯，其膏，小貞吉，大貞凶。

上六：乘馬班如！泣血漣如！

「屯」，古文作屯，說文：「難也，象艸木之初生，屯然而難，从中貫一，一地也，尾曲」，是草木的種子着地，始生萌芽，冒地而出的氣象，文王以之名這第三卦，尤爲恰當。這卦的內象爲三，是發動的意思，外象爲三，是艱險的意思，發動於艱險之中，便是三三象的意義。社會中，自然界，凡有這種現象的事物都包括在三三象之內。大人物負領導人民，安定社會的責任，在國家危亡，社會擾亂的時候，發動救國救民的思想，施行救國救民的行爲；這是何等難鉅的工作！以一人的力量拯救天下無數的民命，又是何等魄力的行爲！所以，經書上，對於有這種魄力，立這種功業的大人物，莫不尊崇備至，譽其參天貳地，形容其偉大；而文王對於這種改造社會，拯救民命的工作，叫作「屯」，和乾一樣的重視，一樣的擬以「元亨」的贊語，「利貞」的斷語。然文王猶以爲未足，下邊更擬以「勿用，有攸往，利建」

「侯」八字，這是說：無須走其他迂曲的途徑，乾脆的應當創造新的社會。（當時施行封建制度，在字面講，建侯是建立侯國的意思，而這也是物象，是從新創造統一的社會之意義。）所以，我解釋屯象的意義為「君子參天地之道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為「君子參天地之道，在天下為己任，憤發其所，扞止大難，是以行之光大且順通，宜固執以行，無須再事補救，惟宜自創王業耳。」。

初九爻辭「磐桓」二字是物象，須先體會文王用「磐桓」二字的意思。「磐」是年代久遠傳寫的錯誤字，應當作般。漸卦六二爻辭「鴻漸于磐」，晁氏也說應當作般。爾雅：九河，一曰鉤般，郭璞云：「水曲如鉤，流般桓也」。（十三經注疏校勘記）；這是般桓二字運用的證據。「般」是旋轉不進的意思。「桓」是亭郵表（古制：大道之旁，十里一長亭，五里一短亭，立木為表，置大板，表縣所治）。「般桓」二字聯合起來便是繞着大道旁邊的亭郵表徘徊不進的意思。這是大人物看到天下將亂，心裡想着發動政治革命，改造社會，而猶豫不決的初步現象，也是文王說他自己發動政治革命的初期，猶疑不決的情緒。下邊緊接着的斷語說：「利居貞，利建侯」，是文王肯定的決定之主張。應當利用所處的地位，着着進行，固執不

疑，是「利居貞」三字的意義。——當時文王爲諸侯，有岐山百里的土地人民，便須憑借着進行革命，自創周朝八百年的帝王基業：這就叫作「利居貞」，而孔老夫子沒有土地人民的憑借，而於春秋之際希望由揖讓取得政權。這便迂曲了，所以失敗，應當走平民革命的途徑。——應當自創王業，是「利建侯」三字的意義。所以，我解釋這交的意義爲「以天下爲己任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以天下爲己任，而莫決其行，則宜固據其所以創王業耳。」。

六二爻辭「屯如遭如」，是欲正天下，而躊躇不決的意思；「乘馬班如」，是將行其道，而徘徊不進的意思。這八個字和上爻「警桓」二字一樣，都寫文王發動政治革命的時候，心裡實有所不忍，猶豫不決的情緒。下邊便是文王決定的主張。非爲爭權奪利，去作寇盜的行爲：是「匪寇」二字的意義。而爲拯救天下的民命，實相親愛的行爲：是「婚媾」二字的意義。「女子」二字是物象。女子天性柔弱，須要依賴丈夫，才能立身於社會，同樣的，人民天性柔弱，不能抗拒暴政，須要依賴大人物——大政治家的領導，才能安居樂業；這是文王用「女子」二字作物象的意義。「女子貞不字，十年乃字」九字說的是：人民知識淺陋，安於故常，縱或當時固執不受領導，而終必來受領導。「十」是數之終，經文中一再用「十年」二字

，都是終的意思。「字」是女子許配於人的意思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將有事於天下，庶民之弗從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欲正天下，而由躊躇，欲行其道，而徘徊不前，庶民之弗從耳，夫君子之行非爲攘奪權利，而志在救民，縱或固執不從，而終必樂從也。」

六三爻辭「即鹿，无虞，惟入于林中」九字是物象。「鹿」是獸名，「虞」是掌山澤的官名。古制：到了行獵的時候，虞人先至，領導入林，然後獵取禽獸，「即鹿无虞」便是行獵非時的意思。「惟入于林中」是徒資紛擾，空無所得的意思。這九個字說的是：在時機未到以前而從事討伐，則必無結果，徒資紛擾而已。「幾」是「見幾而作」之幾，事之初發徵象，「舍」是取捨的捨字。在時機未到之前，大人物——有領導人民責任的政治首領，雖主張政治革命，拯救人民，然與其見幾立作，表現行動，莫若置之不問，待時機之到來：這是「君子幾，不如舍」六字的意義。不顧一切的去蠻幹，徒表現知識不足，勞而無功，是一往「吝」二字的意思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君子正天下不恃兵戈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恃恃兵戈以正天下，而不顧時之可否，惟與於亂，何益乎？夫君子見幾而作，不如置而不問，以待其時，或妄行之，吝也。」

六四爻辭「乘馬班如」四字，和六二爻辭「乘馬班如」一樣，是將行而徘徊不進的意思。這和坤卦一樣，下象三爻說主義的決定，上象三爻說主義的施行。六四爻在上象之下，當然是施行主義的初步了。文王常存有一個赤襟裸的「惻隱之心」，在將要與武王決戰，施行殺戮的時候，當然感覺心理上的矛盾，所以又用「乘馬班如」四字以寄其慨，其心實有所不忍。下邊說明文王施行主義的見地。所要求的在親愛人民，拯救之出於水火，是「求婚媾」三字的意義。「婚媾」二字是物象。照此執行，結果必吉，還有什麼不應該的！是「往吉无不利」五字的意思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為「固不忍施行討伐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為「君子欲行其道，而徘徊不前，固不忍施行討伐耳，夫義求親民，則行之吉，何不宜之有？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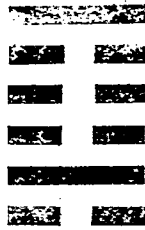
九五爻辭「屯」是君子憤發欲正天下的意思。九五爻是君位。「其」是代名詞，代替當代的政治首領帝辛（紂）。「膏」是肥澤的意思，說文：「肥也，其肉高聲」。「屯其膏」是君子憤發，欲正天下，以帝辛鉅橋、鹿臺之設，聚斂無已，人民不能維持最低生活的意思。這是文王主張政治革命的主要原因，在此全盤托出。「小貞吉」的小字是小人的意思，指着一般普通老百姓說的。普通的老百姓歛財自肥，兢兢以畜積為務，固不失為小民理財的正常

行爲：是「小利貞」三字的意義。「大貞凶」的大字是大人意思，指着當時在位的天子帝辛（紂）說的。一代帝王——人民的政治首領，也和老百姓一般見識，歛財自肥，利用地位，剝削人民，則人民因生活無着，挺而走險，其地位亦將不能永保，甚將危及生命：是「大貞凶」三字的意義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帝辛聚斂故憤發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憤發其所，出扞大難，以帝辛聚斂，陷斯民於水火耳，夫斂財自肥，小人固執以爲生，固吉，而君子在位者如此，虛不凶乎？」。

上六爲一卦的終爻，應當說出施行主義的最後手段——與政敵作生死的決鬥，所以稱「血」，「血」是施行殺戮的現象。然仁人君子雖在與敵決鬥的當兒，仍存着不忍爲之心，所以稱「泣」，「泣」是心痛落淚的現象。到了最後關頭——施行誅紂的時候，而猶有不忍爲之心，是這爻用「乘馬班如」的意義。在義不獲已的當兒，去施行「牧野」的行爲，爲人民解除患難，是「泣血漣如」四字的意義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必不得已，則恭行天罰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君子欲行其道，而徘徊不前，固於心有所不忍，儘不獲已，則揮淚以行殺戮之事，亦所不辭！」。

蒙卦經文的解釋

蒙卦象：



蒙卦經文：

蒙，亨；匪我求童蒙，童蒙來求我，初筮告，再三瀆，瀆則不告，利貞。

初六：發蒙，利用刑人，用說桎梏；以往，吝！

九二：包蒙，吉；納婦，吉，子克家。

六三：勿用取女；見金夫，不有躬，无攸利。

六四：困蒙，吝。

六五：童蒙，吉。

上九：擊蒙，不利為寇，利禦寇。

「蒙」，說文：「王女也，从艸蒙聲」，女羅別名，施於松柏，而後遂其生。蒙卦象：上☶下☵，☵為山，☶為水，山下無水，無以形山之高，水上無山，無以成水之流，兩相倚輔，各得其所；又內☵外☶，☵為止，岐然不動之義，☶為險，艱難困苦之義，身困於憂患，得所遭而頓然止。兩義合觀，有女羅自蔓松柏之象，故名之曰「蒙」；社會中，自然界，凡不能自立，得所倚託而後全其性的事或物，皆包括在☶☵象之內。乾坤兩卦之象為一正一反，☶☵純陽，說明大人物處治世的常道，☵☵純陰，說明大人物處亂世的變道；這兩卦說盡大人物的責任，在全部經文中，可以說是總論。屯蒙兩卦之象却不是一正一反，而是上下倒置，自下上視為屯，自上下視則為蒙；這是一部易經排列卦象的通例——只要不是一正一反，便是上下倒置。屯的經文說明大人物負着領導人民的責任；蒙的經文說明人民無獨立自生的能力，須要依賴大人物，而大人物便毅然決然的負起領導的責任；這是屯蒙二卦列在第三第四的意義。人民懦弱，不能獨立自生，須要依賴大人物，而大人物便認識自己的責任，出任天下之重，拯救天下的老百姓：這是被動的行爲，比乾坤和屯那種自動的作風，當然稍差，所以蒙的贊辭只稱亨而不稱元。「匪我求童蒙，童蒙來求我」十字裡的「來」字是根據釋

〔文增的〕（坊間通行本無「來」字）。這十個字說明動機的發生。非我希望人民無能力，而前去要求領導人民，乃人民感覺不能自生，自動的來求我；是這十個字的意義。「筮」字是物象。凡卜筮，必有所求，所以筮是求「意思」。讀「筮」，說文：「邑中溝也，以水賣聲」，是通達的意思。人民初次來求我，則告以人民對國家社會應盡的義務——何者當為，何者不當為——至再至三，人民雖愚，自無不通曉；及至人民全都曉於大義而後，則可不待告禁而治；這是「初筮告，再三瀆，瀆則不告」十字的意義。所以下邊斷以「利貞」——應當把握這種為民的精神，不遲疑，不懈怠而施行。所以，我解釋蒙象的意義為「君子贊化育之道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為「君子贊化育之道，在使小民得所倚託，以達其性，是以行之順通；然非我求民而治之，民來求治於我耳，於初來也，為決其疑惑，告以所當為，而禁所不當為，再三則通，通則不待告禁而治，宜固執以行。」。

初六爻辭「物蒙，直書禁民所不當為的初步作風。「發」是啟發之發；禁民所不當為，須要有啟發教導的精神，俾民自動的為其所當為，而改其所不當為的意思。因為人民無知識，而啟發之：是「發蒙」二字的意義。人民有過行，雖以刑罰制裁之，而予以自動反省，灑

善改過的機會：是「利用刑人，用說桎梏」八字的意思。「說」是古文脫字。不願先王設刑教民的精神，而專恃刑罰，防限人民，則十足表現其政治之無能：是「以往吝」三字的意思。「吝」是不光明、「沒出息」的意思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思為「啟民之蒙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為「小民昏昧，而君子啟之，宜以善施刑於其人，感而化之，用釋其刑，而全其人；徒恃刑罰，吝也。」。

九二爻辭的「包」字是「包而有之」的意思。人民的生活能力有大小之不齊，都視同一律，而使養生喪死無憾，雖饑饉孤獨廢疾者皆得所養，各遂其生：是「包蒙」二字的意義。「納婦」二字是物象，在字面講，是收人家婦以為己婦的意思，而在政治上體會，是鄰國人民聞風來歸，歸斯受之的意思；所以下邊綴以「吉」字，贊語。「子克家」三字也是物象。這是說：「化大行的結果，普天之下，所有的人民都能自治其家，養生喪死都可無憾的意思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思為「容民之蒙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為「小民昏昧，君子容而育之俾其改行從善，乃有國之吉，夫天下之民皆化而從善，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婦婦，則盛世矣！」。

六三爻，在下象之上，是下級親民官吏地位，前邊已說過。「取女」二字是物象。「取」是古娶字。「取女」二字，在字面上講，是娶人家女以爲己妻，佐理家政的意思，而在政治上體會，便是登庸官吏的意義——在當時封建制度下，指着選侯建國說。任用地方官吏，不可濫及小人，而應當選用君子。是「勿用取女」四字的意思。這因爲：君子忠厚，急公寡欲，位於人民之上，不至濫用職權，殘害人民；而一般不忠厚，縱私多欲的人們，只能作一生老百姓，而不可用在位——有了權勢，便會不顧一切的濫用權力、貪污、直接殘害人民，所以叫爲小人。這只論人的天性，而不論人的才能，在政治上，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文王作易一再以此爲言，不難辭官，諄諄致誥誠之意。下邊更坦率說出「勿用」的原因。「金夫」二字是物象。「金」是得財的意思。「夫」，婦所依恃，是勢利的意思。那些縱私情、多所欲的小人們，見了得財和勢力，便會不顧生命的去搶奪；是「見金夫，不有躬」六字的意思。再三思惟，尋不着這類人可以登用的理由；是「无攸利」三字的意思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審慎選侯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選侯建國，切不可濫及於小人」；夫小人見利則忘義，登庸庸之，反害得隙以肆其毒，無益也。一。

六四爻，在上象之下，前邊已說過，是輔政大臣的地位。「困」是困窮的困。人民懦弱，不能獨立生存，而負領導責任的輔政大臣，尸位素餐，無以解人民的困窘：是「困蒙」二字的意義。這完全表現負領導責任者之無能：是斷語「吝」字的意義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為「小民窮困，君子之吝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為「小民昏昧而不之啟，聽其窮困不通，君子吝也。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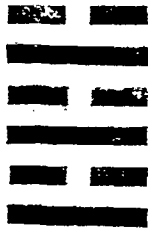
六五爻是君位，所說都是帝王站在領導地位，領導人民的正當作風。領導人民的大人物，須要至誠而視人民如童子，并瞭解人民言行幼稚，只因其知識不足，施以教訓，加以管束，都未始不可造成完人，克盡其應盡的義務：是「童蒙」二字的意義。童，說文：「从辛重聲，男有辜曰奴，奴曰童」，兼有犯法執行「意思」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為「化之不可，則威以刑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為「君子明定典刑，以示天下，施於有罪，而天下服，故吉。」。

上九爻是一卦的終極地位，所說當然是：人民無識無知的行動達到極點的時候，負領導責任的正當作風。「擊」說文：「支也，从手巵聲」，是制裁的意思。對於人民無識無知的行動之足以擾亂社會秩序者，應當使用武力施行制裁：這是「擊蒙」二字的意義。然文王又慮

到後世妄施武力的錯誤行動之足以殘害百姓，所以下邊綴以「不利爲寇，利禦寇」七字的斷語。寇，說文：「暴也，从支从完。徐錯曰：當其完聚而欲寇之，支擊也，會意」，是利人之有，而施行暴力，攬爲己有之意。不當利人之有，施行寇盜行爲，而應當施行正當防衛，抵禦外來的寇盜：是「不利爲寇，利禦寇」七字的意義。這是說：國之軍備，只可用於正當防衛，而不可用於侵略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敢行作亂，則威以兵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討伐叛逆，不宜存利己之心，惟宜防小人之得逞而已」。

既濟卦經文解釋

既濟卦象：



既濟卦經文：

易經的新發現

既濟，亨，小利貞；初吉，終亂？

初九：貞其輪；濡其尾，无咎。

六二：婦喪其茀，勿逐，七日得。

九三：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；小人勿用！

六四：繻，有衣袽，終日戒！

九五：東鄰殺牛，不如西鄰之禴祭，實受其禴。

上六：濡其首，厲！

「既濟」和「未濟」是易經最後的兩卦。這兩卦非常重要，應聯合作一卦看——固然，易經全部的卦象都是兩兩相耦，都有其相當的聯合性，而最後的這一耦，其聯合性尤值得注意。這是周文王自述其文治圖爭經過的兩卦，站在著作的立場，可以說是這部易經的結論，然其在政治的立場，則可以說是周文王的遺囑——在既濟卦說明文王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」（論語、泰伯）的經過，在未濟卦說明文王「由於姜甲著易稿成的時候，尚未辦到的最後一着」——一直到文王死，尚未施行的「牧野」誅紂的行爲。其決絕斷然的主張，充分表

現於文字間。這才夠上大人物的作風和魄力。既濟卦的前三爻說明文王對當代政治的最初主張，後三爻說明施行政治革命須要有準備；未濟卦的前三爻說明最後要施行伐紂的堅決主張，後三爻說明要行伐紂，解除人民的痛苦。既濟和未濟的卦象也表現：十分明白透澈，兩卦的內外二氣水火。水和火圍在一起，豈能兩立？有水便無火，有火便無水，這是自然天理，永遠處於相對的地位。既濟卦「水在外，而火在內，猶不失其自身文明，僅遭遇外來的艱難；這是文王可盛德文明光耀天下，而遭逢辛的昏亂，須要負起改革政治的艱難工作的現象；未濟卦火在外而水在內，各難已及於身，必要努力奮鬥，前途也是光明的；這是文王被困羶里，猶潛心著作領導革命，拯救人民的現象。一既濟一二字是文王所既行者的意思，所以下邊綴以「亨」字贊美之。「小」一字是在下位的意思，指着文王既行的，因為文王在當時為諸侯，於「辛有君臣之分。在下位者應當把握文王既行的精神，向剛作去」是「小利貞」三字的意思。照文王既行的精神，盡職愛民的為諸侯，於理固應當吉，不應當猶疑，而事實的表現，在文王著易的時候，竟被帝辛拘囚起來，莫卜生死，實出文王意料之外，所以，文王在當時便不得不發生疑慮和感歎的情緒：這是下邊又綴「初吉終亂」四字的意思。這是說：

以前按照既定計劃施行，很妥當的，不應當發生疑問，何以現在所得的結果使如此呢？所以，我解釋既濟之意義爲「文王既行之道」，而其辭之意義爲文王既行之道，險而不失其正，是以行之順通，在下位者宜固執以行，夫其初順命行進，驗之天人固有吉之兆矣，而竟以帝辛亂命繫美里以終也乎？一。（周易辭解，下全）。

初九爻辭「曳其輪」三字是物象，車是行之具，「輪」是車所以行的主要機件，而上邊又有一個動詞「曳」字，便表示車已不行，須曳之而後行」意思。輪上又有一個代名詞「其」字，當然指的是帝辛（紂）。當時紂爲天子，有權有勢，作酒池肉林，幽於酒德，肆意殺戮，人民離心，諸侯携貳，其政令不行於天下；而文王爲西力諸侯長，誠心誠意的愛護人民，爲人民謀福利，維繫其文權於不墜；是「曳其輪」三字之意義。「濡其尾」三字也是物象。尾之爲物，心裡愉快興奮則揚起，畏懼怯懦則下垂。「濡」是尾巴下垂的表現，不下垂絕不至濡於水。「濡其尾」三字，在字面講，是心有所畏懼，尾巴下垂的意思，在政治上體會，是文王不與紂同流，推行仁政，心中常有所畏懼的意思。所以下邊斷語自謂「无咎」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文王小心翼翼以盡職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帝辛在位，逆天暴

物，政不行於天下，而文王發政施仁，屈己下物，曳之以進，而終日惴惴小心，何咎之有？」。

六二爻辭「婦喪其茀」四字是物象。古制：婦人乘車不露見，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，爲之茀。「婦喪其茀」四字，在字面講，是婦人不守婦道，喪失爲婦之禮的意思，然在殷周之際，政治上體會，則是帝辛在位，沈湎於酒，妄殺無辜，失其爲天子之禮的意思。「勿逐」是勿事追究的意思。「七日」爲「來復」之期，是天理復常的意思。縱帝辛一時昏昧，行爲失於檢點，待其天理復常，自會得的：是「七日得」三字的意思。這爻之辭表明文王爲人忠厚，曲恕帝辛的心情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望帝辛改行從善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帝辛失其爲君之禮，無庸責問，待其天理復常，自得之矣。」。

九三爻辭「鬼方」二字是物象。鬼是昏亂的意思。「鬼方」指一切昏亂之國而言，不是當時的國名。「高宗」是殷朝的高宗武丁——武丁以傳說爲宰相，諸侯悅服，是殷朝中興之主。以盛德中興的天子討伐昏亂的侯國，猶不能從心所欲，曠日持久然後勝之：是「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」九字的意思。所以下邊作警惕之辭說：「小人勿用」。「小人」是文王自稱

之辭（文王在殷朝爲諸侯，故自稱小人）。諸侯對於天子不可輕言討伐，而當曲于原恕；是「小人勿用」四字的意義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原無討伐之志」，責其辭的意義爲「以武丁盛德中興之主，付伐昏亂之國，猶須曠日持久然後勝之，諸侯於天子豈可輕言討伐哉？」。

六四爻辭「繻有衣袽」四字是物象，繻是製衣的原料，袽是製棉衣的必需品，而棉衣又是禦寒的工具。「繻有衣袽」四字，在字面講，是既有製衣的原料，復有製棉衣的物，隨時可以製棉衣以禦嚴冬的寒冷；然在政治上體會，是在平時施政之際，屢作未來平定大亂的準備的意義。所以下邊在斷語是「終日戒」三字，要對這件事時時刻刻的準備着！注意着！蓋文王於帝辛之亂，無時不在戒備中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雖然，不可不爲之備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方今天下已亂，在位君子於施政之際兼爲定亂之備，終日戒之可也。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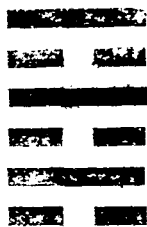
九五爻辭「東鄰殺牛」四字是物象。帝辛妄殺無辜是「東鄰殺牛」的意義。「牛」是祭天用的唯一大牲，於是人民耕種用的唯一大畜，「殺牛」是慢天虐民的意思。「禴祭」是秋且祭天的祭名——古帝王四時皆舉行祭天大典，其意義都在爲民祈福，而秋日祭天更有爲民

祈禱五穀豐登的意思。文王時時刻刻的敬天愛民是一西鄰禴祭」的意義。文王建國在岐山，今陝西地，殷都於亳，今河南地，在地理上有東西之別，故以「東鄰西鄰」作物象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畏天憫人乃文王所謂備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毫殷之君慢天虐民，不如我岐周之君敬天愛民，實爲天所眷佑，而爲民所歸也。」。

上六爻辭「濡其首」三字是物象。濡是濡漬的意思。帝辛沈湎於酒，日常酩酊大醉，亂政亟行；是一濡其首「三字的意義。「厲」是暴虐的意思（說文：厲，暴也）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帝辛之行已暴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帝辛沈湎於酒，亂政亟行，不已暴乎？」。

未濟卦經文的解釋

未濟卦象：



未濟卦經文：

未濟，亨；小狐汔濟，濡其尾，无攸利！

初六：濡其尾，吝！

九二：曳其輪，貞吉。

六三：未濟，征凶，利涉大川！

九四：貞吉，悔亡！震用伐鬼方，三年有賞于大國。

六五：貞吉，无悔！君子之光，有孚吉！

上九：有孚于飲酒，无咎；濡其首，有孚失是：：！

在既濟卦已說過，未濟卦的主旨完全注意在文王至死未辦的一件大事——「牧野」誅紂的事，也可以說是文王的遺囑。讀這篇經文，須要體會文王執筆著書時的精神和氣魄，以便領略大人物的作風——雖至死，在危難中，猶不遺棄人民於不顧。「未濟」是遺而未辦的意思，而下邊綴一個「亨」字的贊語，說的是：執行主義將來到了最後關頭，照既定主張去作，也是順當的。「狐」，獸名，其性多疑，是多所疑畏的意思。「汔」，說文：「水涸也，

从水乞聲」，是帝辛的政治枯竭，朝庭之上一個正人也不能存在的意思。「濡其尾」三字的意思，見前，是怯懦不敢執行的意思。這些字連貫體會，說的是：現在革命尚未成功，我死之後，時機快要到來，若執行國策的嗣王和輔政大臣們不能當機立斷，狐疑畏縮的不敢執行既定的主張，則要前功盡棄，連我一生的進備工作也等於白費了：這是一小狐乞濟，濡其尾，无攸利」十字的意義。歷史告訴我們的事實：文王既歿，武王發奉父木主觀兵孟津，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，諸侯都主張立刻伐紂，武王以爲未可，不許；迨帝辛殺了王子比干，囚起箕子，造成國內的空前大恐怖，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奔周，武王乃率西方諸侯東伐紂，紂率其族若林迎戰，會於牧野，紂徒倒戈，攻於後以北而自潰，紂自焚死，武王入，射之三發，斬其頭，懸之大白，昭示人民，一戎衣而天下定。所以，我解釋未濟變的意義爲「文王末行之道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文王末行之道，險而不失其正，是以行之順通；夫於帝辛政治枯竭之時行之，固如摧殘拉朽，而猶狐疑，畏縮不前，無益也。」（周易辭解，下全）。

初六爻辭「濡其尾」三字和前邊一樣，也是畏縮不前的意思。在未濟卦六爻中，既要說明執行國策的決絕主張，所以於卦的初爻開口便說：「濡其尾，吝！」，「吝」是能力不夠

，辦不到分寸的意思，換句俗話說：便是「沒出息」。到了應當執行主張的時候，而怯懦畏縮，不敢去作，在大人物看來，便是「沒出息」；這是一掃其尾，吝！一四字的意義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為「因蒙難而畏縮者吝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為「文王蒙難不得行其道，岐周臣民因而畏縮者吝！」。

九二爻辭「曳其輪」三字是物象，前邊已解釋明白。文王在當時為諸侯，負地方責任，誠心誠意的愛護人民，推行政令：是「曳其輪」三字的意義。所以文王對這種作風的斷語是「利貞」二字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為「岐周臣民仍不失禮於殷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為「今文王蒙難，岐周臣民仍不失禮於殷，曳之以進，一如往日，而固執之則吉。」。

六三爻辭「未濟」二字是未行的意思，承上文「曳其輪」三字說的。帝辛昏暴，政令不行於天下，而文王發政施仁，與其輔政諸臣無時無刻不想安定社會，拯救人民，實欲挽救危亡於萬一，儘選這最低限度的辦法也辦不到，則絕望了：這是「未濟」二字的意思。然文王對於這種絕望的斷語并不消極，而是「征凶」二字。「征」是強行的意思。這是說：事既絕望，而猶不變更作風，仍奮勉強去作，則結果必凶。下邊便是文王對於絕望以後的主張。

利涉大川」四字是物象。在古代，涉川是件最艱險的事，何況又是大川，則可謂艱難危險，莫與倫比，由此便可以體會文王用這四字作物象的意義了。全經文五千餘言，用這四字作物象處很多，都是一與師討伐」的意思。到了絕望的時候，也不可消極的「獨善」，而應當毅然決然的與師討伐，剷除民賊；這是何等決絕的口吻！這是何等光明的思想和行爲！所以，我解釋這交的意義爲「無已，則宜與師討伐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雖曳之而猶不行，復強曳之則凶，無已，則宜與師討伐耳。」。

九四爻辭開口便是「貞吉，悔亡！」連物象也未用，這真「括囊」到了極點，一定是件重要的說明。「貞吉」是把握得住，而不猶疑便吉的意思，「悔亡」是不至感覺後悔的意思；然究竟把握什麼，不後悔什麼，是應當先研究的。這在本爻的地位很明白的可以看出：在未濟卦既說文王尚未辦到的事，當然是文王既定的國策最後誅紂的一着。前三爻已說明主張的決定，這是第四爻，在上象的開始，當然該說主張的施行了，而以過於重要，所以乾脆連物象也不敢用，直接了當的以地位和以前家爻之辭表明意思，開口便是「貞吉，悔亡！」四字。這是說：最後要施行代紂的國策，應當牢實記着，把握時機，則結果必吉，且沒有後

悔的可能。下邊更補充一句文王對施行這一着的見解。「震」是卦名，其象爻之辭都是王者與師討伐的作風。「鬼方」二字是物象，前邊已說過，是昏亂之國的意思。「三年」是時間長久的意思。「大」是大人，而不是大小之大。「大國」猶言君子之國。王天下的大人物使用武力討伐昏亂之國，誅滅其兇殘，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，固是一種參天貳地可歌可泣的行爲，然人民無知，在施行的初期，雖未必博得人民的同情，可是施行一兩件之後，則必爲天下有正義之人所愛護：這是「震用伐鬼方，三年有賞於大國」十二字的意義。歷史告訴我們的事實：文王決虞芮之訟是其受命之年，明年伐犬戎，明年伐密須，明年敗耆國，又明年伐邠，伐崇（史記）：這是文王與師討伐的步驟，以測驗人心的向背。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雖位在諸侯而專征伐吉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雖位在諸侯而專征伐，民既應之，固執則吉，而悔無由生，夫王者恭行天罰，施於昏亂之國，久則爲天下善類所同情矣。」。

六五爻辭開口也是「貞吉，无悔！」四字。這和上爻一樣，以地位表示意思。第五爻，在上象的正中，是元首所處的地位，當然要說明施行誅討的行爲——歷史告訴我們的事實：「牧野」戰勝，武王入，用黃鉞斬紂頭，懸之大白示衆，而文王的政治革命至此乃告成功，

而結束。所以說：把握最後執行誅紂，以謝天下的精神，而不猶豫，則結果必吉，且沒有後悔的餘地：這是「貞吉，无悔！」四字的意思。下邊更贊揚這種執行誅紂的精神說：這是君子作事的光大處；惟參天貳地的大人物，既有革命的精神，更得人民物信仰，才能作出這種救人民救天下的大事業，則結果必吉：這是「君子之光，有孚吉」七字的意思。有一是有諸己的意思，「孚」是信於人的意思。經文中用「有孚」二字處很多，都是有諸己而信於人的意思。所以，我解釋這交的意思爲「誅彼兇殘而薦於天」，而其辭的意思爲「王者恭行天罰，誅彼兇殘，而薦於天，固執則吉，何悔之有？此君子之光輝也，君子有諸己而信於人之實在此，庸不吉乎？」。

上九是未濟的終爻，位於終極地位，又是易經最後的一爻，當然要結束上文，而說出王者功成作樂，與民更始的氣象，所以說「有孚于飲酒无咎」。有孚于飲酒，便是王者功成作樂，宴樂飲酒的意思。下邊又作激勵之辭說：「濡其首，有孚失是：：！」。「濡其首」三字是物象，前邊已說過，是帝辛（紂）沈湎於酒的意思。「有孚失是」四字是一句未說完的半截話，而其想說的意思已甚顯明。這是要激勵嗣王和輔政的大臣們，說：應運而生的大人物

寧可失是時的適當機會，而不完全成大業麼！所以，我解釋這爻的意義爲「王者功成作樂」，而其辭的意義爲「王者功成而後作樂飲酒，故無咎；帝幸何人？敢行沈湎於酒！有諸己而信於民之君子，寧可失是時而不爲之所乎！」。

作者啟事：因爲時間和經濟的關係，我先發表這六卦——易經最前的四卦和最後的兩卦，雖只六卦，而文王的精神氣魄充分活躍文字間，平心玩味，可窺見易經的一斑；其他，與此大致相似，都是文王訓示後人處世接物的正當作風，運攝著周易辭解（文言的），暫緩亦次第發表——敬請對於易經有研究興趣的先進們，不吝氣的予以嚴格批評，指示一切；尤望直接賜函，或枉顧敝廬，相互磋商，鄙人極願受教。



易經的新發現 (全一冊)

著 作 人 王 眉 菴

通訊處：北平市交道口

菊兒胡同三號

發 行 人 王 眉 菴

印 刷 者 河北第一監獄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印行

420/01

01 #